

甲狀腺大了一點。最後只好送她到婦產科作 Tubal Ligation，結束了這一個 Trouble case。

※當醫師這一行，有時會被罵為「沒有感情」的動物，因為他們常為病人送終而不掉下眼淚。其實每送走一位病人，何曾不傷心呢？只是好漢有淚不輕彈他能克制自己而已。

※在外科，有機會自己動手開「Appen.」是最高興的時刻。當你切開腹膜，一口氣將發炎的「闌尾」夾出時，那一份喜悅是難以形容的。在這兒的同學，每個人都曾經歷過數次這種喜悅的時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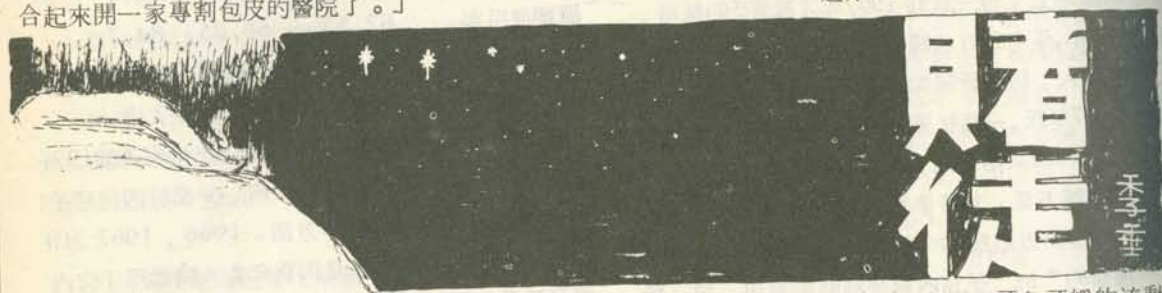
※這兒的門診手術大都由實習醫師作，如囊腫，小瘤子，包皮環切術……等。三個半月的外科結束時，每個同學至少都作了十多次的包皮環切術。難怪有位同學開頑笑地說：「以後若我們失業，可聯合起來開一家專割包皮的醫院了。」

※奉勸結過婚的同學們，不要藉口值班而溜去打「野餐」。某天一位同學的兩頰出現了數條被指甲抓破的痕跡，原來他藉口值班而跳通霄去了，剛好被太座在街上發現。無獨有偶，第二天另一位同學的臉上也出現了相同的條紋，連眼鏡也被摔破了。

※某天，我問一位新來的住院醫師為何至今仍保持獨身呢？他回答得很妙「醫院裡的小姐們都對你們實習醫師情有獨鍾，我們有什麼辦法呢？」其實我仔細一算，這兒的同學才只有八位獲得護士小姐的芳心呢！

十一個月的實習生涯就這麼過去了，其中的甘苦，非身歷其境者無法體會。不過有一點我可斷言的是不久的將來，我會接到不少紅帖子的，這也是同學們經過一年努力的成果。

……過來人……



秋夜的風如同討債的人往河邊吹著，加上河水的陰冷更加令人寒慄；他習慣性的動作，用手去拉大衣的領子時，却碰到乾裂的脖子而傳來絲絲的酸痛，他才想起大衣早就輸掉了，在一次想捉回失去的東西，結果跟著失去的東西失去了，還貼上一筆債；今夜的風真像催債的人，步步逼他，使他更加念著三年來戒賭的積蓄，更加悔恨今夜的賭博，怪只怪在自己的運氣不好，「唉！運氣不好！」這時他滿身的疲倦泛濫到全身上來，使他的嘆氣聲被吸收在夜深的寂靜中。

他獨自陷在寂靜的時候，就像今夜，同一種的疲倦總爬滿他健壯的身體；在小的時候，他健壯的身體很令雙親滿意，可是每在面對一片黑茫茫中，在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時，他的身體就成爲一片野地，長滿叫「疲倦」的荒草，他也知道這些草根是紮在他自己的心中；他想盡方法來除草，可是都沒有辦法。於是他用賭博來減少靜寂的時間，來忘記那疲倦，可是荒草愈長愈高，只要一有寂靜的時候，它就出現了；他知道了賭博沒有效，就戒了，可是三年後的今天，就在今夜又賭了，這三年來的積蓄全沒了，而那荒草更見長高，使他膩得要哭也哭不出聲來，要笑也笑不聲來，要喊也喊不出聲來，反

而聲力俱絕。可是今夜的河水反而不急不緩的流動，使他感到一種親切一種安慰般的流動，「對了，我須要這種的安慰。」於是他想躺在河中，他一步一步地往河心暗移。

從他的鞋裏傳來一陣一陣的冷顫時，他才發現他的雙手緊拉著河邊的一顆小樹，這時他才發覺：這是生與死的賭博，而他是就是賭場——既是莊家，又是對手。

那是愈肯定自己就賭得愈厲害的，那也是愈逃避自己就累得愈厲害的。啊！這一種覺悟是何等地痛苦，何等地絕望，他找安慰的心也沒有，使他更投向那死的一邊，他決定投入這河水而使自已消失，就在這時，他感到河水不再是河水了，而河水是因他的決定的心不再是河水了，他自己願意消失化爲烏有時，一切存有的東西不再是原來的東西了，他心中的疲倦也跟著消失了。他轉身走向河邊時，看到了極深的黑暗中，透出了一點的星光，那是他從未看到的。他嘆了口大氣：

「喔！星光！」接著眼淚就湧流出來。

那是他第一次感到心中的舒坦。

一九七一·三·